



# 她想把阿勒泰的一切都告诉我们

■范虎

如果推荐一个人来讲一件发生在阿勒泰的故事,首先应该想起李娟。她虽然不是阿勒泰地区土生土长的人,但她许多重要时光都留在了阿勒泰。阿勒泰于她而言,是血液里流淌的情愫,她于阿勒泰而言,是最亲密的伙伴,因此有了《我的阿勒泰》这本散文集。

李娟笔下的阿勒泰是简单而又朴实的,就好像阿勒泰的时光,永远没有尽头,也没有多少可以大肆宣扬的激情。但正是这种朴实而又真实的娓娓道来,才让读者能很轻易地走进阿勒泰的漫天风沙之中,和李娟一起品尝生活的百般滋味。她所经历的苦难,都和阿勒泰有关。比如,她乘摩托车从县城到阿克哈拉村,戈壁滩上的风,无人的旷野,夜晚的低温,在她看来都是一种生命的体验,没有怨天尤人,豁达乐观之情在字里行间时常跳跃。这一段段的旅程,被她称为“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”。

也许正是由于她的心中充满了明媚与光亮,地处边疆的阿勒泰因为她,就逐渐走入人心,许多寻常的事物也逐渐有了更加丰富的阐释。李娟也会从旁观者的角度去探寻阿勒泰的众



生相。因为通信的不便,外出的人与家人联络就在她家经营的电话摊上。她看到或听到的只言片语,无非是毫无意义的对白,但是李娟从这些简单的对白中,看到的是对话双方两颗不寻常的心,听到的是跨越时空超越地域限制的倾诉,是阿勒泰的独特密码。只有懂得了阿勒泰,才能懂得这些话语的分量。

与李娟同龄的孩子,有让她很多次苦不堪言的小捣蛋鬼,也有与她心心相印的好伙伴,还有在成长的旅途中偶遇的陌生人,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存在,作为一个异乡人,阿勒泰对李娟而言又是陌生的。在《我的阿勒泰》中,这些人的故事才让李娟的阿勒泰饱满起来,她自然不加修饰地

向读者讲述着一切,是因为这些人和事,早已经成为她珍贵记忆的一部分。

除此之外,李娟似乎对阿勒泰其他的人或事都保持着新奇感,尽管很多习俗或生活方式她都已经烂熟于心。就比如她对乡村舞会的热情,就和她描述的一群人围在大炕上弹冬不拉一样兴致高昂。唱歌、跳舞、喝酒,搭配浓浓的夜色,以及隐藏在夜色中的种种,这个与白天完全颠倒的阿勒泰,让李娟深深地着迷,她会用最细致入微的眼神去观察,更会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舞会的狂欢之中。她在领略这一切的时候,大概不是因为舞会有多么值得让人怀念,而是这一切都发生在阿勒泰,发生在她生活的土地上,她从骨子里带来的那份热爱,才让这一切都成为她妙笔生花的源泉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这本书,描写的不仅仅是边陲之风景。虽然那里的戈壁和小镇都充满别样的风情,但更重要的是人,那些曾经陪伴在李娟生命中的亲人、朋友,以及阿勒泰的老乡们,才是真正的阿勒泰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如此,一个地方对人的重要性,衡量的标准一定是有没有情感共鸣。因此,李娟告诉我们的阿勒泰,其实是她自己朴实、真诚的心。



## 幸福的姿态

■潘朝红

前几年从书里认识雪小禅老师,被她灵动、绝美的文字深深吸引。最近读了她的这本《山河映画》生活旅行散文集,更是被她明媚、积极的生活态度所震撼。她豪情万丈,野性十足;她是茶痴,画痴;她把普通的烟火日子过得恣意快活。

《理想生活》带着我们展望最向往的生活:郊区筑家,温暖敞亮;房前屋后种菜种花;厨房干净,瓦罐里的汤,弥漫着浓香;交友远行,天真明亮;白发苍苍也会写,也会画,也会唱。生活其实也可以很简单,在自己的一片小天地,种自己的花得自己的瓜。忘记年龄,有情有趣。八十岁也可以穿旗袍,生动,有盼。保持热爱,永远都可以是少女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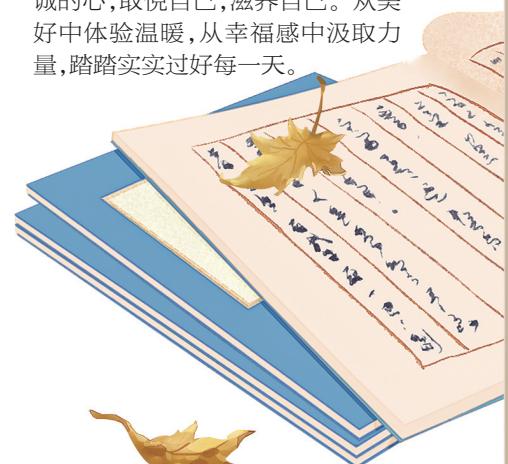
山河壮阔里,走到哪里爱上哪里,北方有北方的豪情,南方有南方的温婉,都像前世情人,似曾相识,惺惺相惜。是花开时节故人归,也是一帘烟雨似前生。

《四方五味》里她写,如果酸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,甜是三十岁妖娆的少妇,咸是独守闺阁的佳人,辣就如四十岁的王熙凤女子,泼辣、干练、精明、如火如荼。

民以食为天,这世上好吃的太多,地方美食,外婆的家乡菜,只要细细品尝,用心品味,每种味道都有它独特的美妙,味在味蕾,欢喜在心尖。

平常的日子,洗衣做饭,侍弄盆盆罐罐,花花草草。远行时,走万水千山,赏八方烟火。她在光阴里野蛮生长。她知这人间生活,不管好的坏的,都是要自己走过去的,就算深一脚浅一脚,但此一时彼一时。一步有一步的风景,一日有一日的自在。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去靠近什么样的生活,把自己过成一种生活方式,这才是对光阴最大的敬意。

从《山河映画》这本书里,我明白了,幸福是一种能力,是自己与世界握手言和,平和温润过好每一天的姿态。每一天的日子都如常,其实就是最好的日子。我要学着放慢脚步,从生活的细枝末节处感知美好。静下来看一花一木,用喜悦的心珍视每一天的小确幸,感受每个季节的风。执着自己热爱的东西,读书,写字,拍照,手作,哪怕是认认真真地做一顿饭,也带着虔诚的心,取悦自己,滋养自己。从美好中体验温暖,从幸福感中汲取力量,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。



## 重读《老人与海》有感

■倪怡方

提起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中篇小说《老人与海》,相信广大文学爱好者们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。

初读《老人与海》,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。记得当时对海明威笔下浩瀚的大海充满了憧憬和向往,对千姿百态的动物世界充满了想象和好奇,自己用笔在本子上抄录了书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鱼,其中鲨鱼还分加拉诺鲨、灰鲭鲨和铲鼻鲨三种。当时,在我的眼里,这些海里游的、天上飞的动物是那么光怪陆离,引人入胜,它们让我兴奋异常,目不暇接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从字典上、动物画册里去感知它们,时至今日,也仅在海洋馆里见识过海豚的表演,而飞鱼、鲨鱼和水母、海龟的风采却只有在电视屏幕上领略了,而其他的动物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仍然是一片空白。

再读《老人与海》,我已经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人。此时的我,把关注的目光专注在海明

威笔下的那个老渔民,他孤苦伶仃,穷困潦倒,虽然经验丰富,却时运不济,经常好长时间都捕不到鱼,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。海明威用大量的笔墨着力描写老人独自一人驾船到远洋捕鱼,他与风浪搏斗,与恶劣气候搏斗,与饥饿搏斗,与大鱼搏斗,乃至与噬啮大鱼的几只鲨鱼搏斗,从信心满满到筋疲力尽,差点坠落绝望的深渊,最后靠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支撑,方才回到彼岸,但是大鱼也只剩下一个空空如也的脊柱骨架了。海明威在书中的一句格言传承至今,动人心弦,振奋发聩:“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可以被打败!”此时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了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散文诗《海燕之歌》,它们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近期重读《老人与海》,我已经步入老年。心境趋于平和的我,无意之中发现,海明威在这部中篇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写了一个小男孩,这难道是个无心之笔吗?在书中小男孩与老人非亲非故,似乎有点像是

师徒关系,他们年龄相差悬殊,彼此对话不多,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,小男孩知道老人何时肚子饿,何时身体疲惫,何时出海要准备什么工具和鱼饵,在老人需要他的时候都会及时出现在身边,即使是默默无语地守护,也传递出一种让人心领神会的深情厚谊。是师徒?是忘年交?其中仿佛告诉我们,他们的情感似乎已经超越了平常的父子关系。从开头描写老人十分苍老的外貌,只有一双眼睛还充满着希望和永不言败,到结尾再描述老人在海边睡觉梦见了狮子,两处都有小男孩的出现,头尾遥相呼应,是否蕴含着这样一个道理,不屈不挠、永不言败的精神不但在老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,而且将在年轻人(小男孩)身上得以延续并继续发扬光大!

古语道,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。回首我在几个不同时段阅读《老人与海》的过程,确实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和感悟。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